

# 體現護理的榮光

## To Win Glory for Nursing Practice

◆ 文 | 賴惠玲

清晨天未亮，在病房的配膳間排隊等候裝置冰袋，前方一位四十多歲身材矮胖的家屬轉頭瞧我一眼，兩人四目交接，我以點頭微笑釋放人際間最基本的禮節和友善的無語問候，但她面無表情地撇開視線，無視我的存在。或許是起床氣未消，或許是照顧病人太累，見她使勁地舀起的每一瓢冰塊，只有一二塊冰成功滑入已經快脹滿的冰袋內，多數則都掉到地上。在她身後的我協助將冰塊一一撿起置入水槽中，也簡潔地順道說了一下冰袋的裝置方法，算是二度釋出人際善意，但她對我說的話和舉動仍然是完全不予理會，原本擺著一張臭臉的她，用更加扭曲變形的臉部表情直接地表達她心中高度的不舒坦。

她的反應完全出乎我的預期。第一時間心想算了，當下角色和她一樣，只是一位承受著照護壓力的病人家屬，對陌生人入侵私領域的武裝，每人各有不同的表現方式罷了；但心念一轉，還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告訴她：「我是護士，剛好和你一樣現在是病人家屬，你還好嗎？」她瞬間展露的尷尬笑容軟化了剛硬的臉部線條和態度，直說：「很好、很好，謝謝你。」還主動遞給我原本被她甩入製冰機中的舀冰杓子，隨後轉身離開時還不忘禮貌性地再回頭並點頭微笑，為凝結的氣氛升溫不少。她這次的反應更是完全地意料之外。

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裡很多人不習慣與陌生人目光交接，更遑論在目光交接之際點頭微笑的禮儀了，再者因為照顧者的照護壓力使然，以冷漠的態度防禦外在環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能讓那位家屬的敵對、冷漠的態度有著戲劇性轉變的關鍵，應該是護理專業角色和這角色所提供的關懷的問候與同理吧？！對病人和家屬而言，護理人員的問候自然有著另一層面的意義，護病間的友善良性互動，更是建構在病人與家屬對

護理人員的信任基礎上。從那位在配膳間的家屬瞬間兩極化的反應差異，看到護理專業的獨特性的角色和功能。「我是護士」，讓自己在當下的角色延伸，一句「你還好嗎」的問候，有著心理慰藉的精神力量，因而讓她的態度從拒絕到歡迎。

本期的封面故事，調查慈濟各院區護理人員對於護理職業的選擇初衷和看法，儘管問卷回收有難以避免的選樣誤差，但畢竟其結果仍是來自龐大的樣本數，因此調查數據還是反映了值得重視的現況。不同於醫師這行業，僅有不到一成五的護理人員是因為小時候的志願而選擇念護理科系，同樣是在第一線搶救生命，醫學系、護理科系間的入門選擇差異竟是如此的大相逕庭。也只有不到 2% 的受訪護理人員，認同念護理科系可以帶來好的社會地位和受到尊重。當前臺灣護理界的執業環境和勞動條件，的確讓不少護理人比較不容易感受到護理的榮光，也因此在各方努力下產生許多改善執業環境的政策。福利制度可以透過政策改善，但是，社會地位和尊重都不是靠別人給予，而是必須透過全體護理人的專業表現和人文素養去獲得他人出自內心的讚歎與感恩。漸漸地，民眾總會看見護理的價值和不可取代的意義。在自己的護理生涯中從來都沒有被「護士」或「護理師」這個名相困擾過，也未曾從病人或是家屬或是其他職類同儕的反應中感受到這兩個名相的地位、價值和專業的差異。

過去這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以來，有機會可以從病人的主要照顧者的視角，細細體察比較各不同職類專業人員的角色和功能，尤其是護理人的角色和功能。夜深人靜，冷冷的病室長廊只見年紀輕輕的護理人員孤單的身影，推著生理監測器穿梭在病床間，監測夜間的生理變化，更協助已經入睡的病人再蓋好被子，讓病人的休息環境更舒適。

忙碌的工作環境或許讓年輕護理人還沒能完全體現護理價值，但是興趣可以培養，護理工作可以因為成就感的體現而成為終身志業。西方哲學有句名言「偶而治癒疾病，時常緩解症狀，總是寬慰病患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儘管因為護病比的負荷，護理人員總是在病室間來去匆匆，但是和病人及家屬接觸時間最多的醫療照護人員仍是護理人員，最清楚病人整體狀況以及最能撫慰病人的，還是護理人。同理病人，關懷病人，發揮護理不可取代的專業性，護理人的價值自然得以彰顯。☺